

臺灣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發展之研究

劉煥雲、黃尙燿、張民光

國立聯合大學全球客家中心副研究員
國立聯合大學語文中心講師
國立聯合大學苗栗學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

中國文學在臺灣的發展已經近百年，臺灣在全球化之後，開始有本土文化之研究，經過鄉土文化論戰與鄉土文學書寫的提出，七〇年代開始有「臺灣文學」此一名詞出現。此後，臺灣文學研究逐漸興盛，臺灣本土文學與文化研究日愈受到重視。八〇年代之後，臺灣各大學漸漸設立「臺灣文學系」或「臺語文學系」等相關系所。然而，臺灣文學的興起背後，蘊含著臺灣人的政治意義，有某種程度與中國文學互相抗衡的意識；而且，起初臺灣文學的內涵並沒有一致的定義，只被窄化為「臺語文學」。於是，臺灣的族群中客家人開始建構臺灣文學中的「客家文學」，反對把客家文學排斥在臺灣文學之外。1988年客家人走上街頭的社會運動，使得「客家意識」蓬勃發展，「客家文學」與「客家學」之相關研究逐漸受到重視。

本文旨在探討八〇年代臺灣「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的興起，是相應於「臺灣文學」而來的。由於臺灣近三十年來客家社會運動與客家意識勃興後，促使民間與政府逐漸重視客家學（Hakkaology）之研究，政府部門已成立「客家事務委員會」，各大學亦紛紛開設客家相關課程，成立以客家為名之客家學院或客家研究中心，設立客家相關系所，專責客家議題之研究與客家學人才之培養。加上臺灣客家意識的抬頭，運用**客家語言**的文學創作不斷出現，客籍作家的文學作品，集結成為臺灣的客家文學中重要的板塊，豐富了臺灣文學的多樣性；臺灣客家學的發展，亦帶動了臺灣客家文學進一步的發展。在此一新歷史契機下，客家文學與客家學之不斷發展，顯示臺灣正落實憲法注重多元文化與多元族群和諧發展之目標，配合全球化、國際化、跟世界接軌，朝建立臺灣成為世界客家研究之重鎮目標而邁進。

然而，甚麼是客家文學？客家語言、文學、文化或其他相關議題之研究有何限制？客家學研究的方法論為何？客家研究在人文社會科學中學術如何定位？尤其作為漢學研究之一環，客家文學與客家學之提出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因為臺灣是正統漢學的傳承者，保留最正統的華人文化，客家人定居臺灣後，使臺灣客家文化有了新風貌，臺灣的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研究已經有豐富的成果，經由學術研究之彰顯，將其納入臺灣文學研究之中，可以豐富臺灣文學研究內涵。

關鍵字：中國文學、臺灣文學、客家意識、客家文學、客家學

一、「客家」與「客家文化」

客家族群是中華民族中的一支，在語言、地域、經濟、文化等方面具有明顯的特徵與相對獨立性的一支民系。客家祖先在千餘年來遷徙發展的歷史過程中，與其他族群歷經衝突、調適、融合的過程，在繼承中原漢族文化傳統精神的基礎上，又不斷的吸收入中國南方各民族文化而逐步形成獨特的客家語言與文化。

在歷史的長流中，客家人曾經迫於現實，爲了尋找安身立命的處所而到處遷移，而有「東方猶太族」之稱。所謂客家人，如字面上所示，就是「做客的人們」，也就是「不是土著，是從外地來的人」。他們是爲了逃避歷代中原戰亂，集體南下的北方民族，經過多次遷徙，最後才遷到中國南方與臺灣、南洋各地。

「客家」這個名詞的出現甚早，不過，過去有人認爲客家人並不是漢族，如光緒三十一年（1905）廣東順德人黃節所寫的「廣東鄉土歷史」教科書，其中說：「廣東種族有客家、福佬二族，非粵種，亦非漢種。」，認爲「客家人」是廣東少數民族的一支，不是廣東人，也不是漢人。¹然而，根據客家學術研究者羅香林之研究，客家人是中原漢族之一系，先後歷經五次大遷徙，而逐漸遷居到中國大陸南方各省。五胡亂華以後，客家民系尚未形成；客家名稱尚未確立。從宋太祖的統一中國，客家民系才由其他民系的演化而自成一系；「客家」的名稱，就在這個時候確立。²清末太平天國起義，如洪秀全、馮雲山、石達開等都是客家人。³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一書的客家觀點，成爲最具代表性的著作，這本書確定了客家人是漢人一系的身分與地位，成爲客家人敘述其源流的依據。中華民國成立後，由於孫中山是客家人，廣東韶州、惠州、潮州、嘉應州各地的客家人成立了「客家源流研究會」、「嘉應勸學會」，組織了「客家源流調查會」，主持者有丘逢甲、黃遵憲、鍾用和等人，引用各種文獻證明，客家人爲源自中原的漢人。

客家民系族群每一次遷徙理由雖然都不同，但卻有著相同的不妥協、不屈服、獨立自尊的精神，即客家人自稱的「硬頸」精神；客家人所載遷徙定居的地方，都形成獨特的客家文化。所以說，客家人所締造而成客家文化，有其源遠流長的歷史；過去客家源流問題與客家文化早已引起世界廣泛的重視和多方面研究，認爲客家文化在社會宗法制度、文化生活習俗、信仰崇拜、風水迷信等方面源自於古中原。現今，全世界各地出版的「世界大百科全書」或辭典，都有關於「客家人」、「客家文化」或「客家話」的專條，介紹客家人與客家文化的特性和精神，足以說明「客家人」是全世界著名的人種之一，「客家文化」也是世界文化重要的內涵之一。不過並沒有有關「客家學」或「客家文學」的說明。

¹ 劉佐泉：《客家歷史與傳統文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12月），頁12。

²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南天書局，1992年7月），頁1-11。

³ 黎仁凱：〈客家人與太平天國〉《首屆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客家學研究中心編，1991年1月），頁137。

客家人本身一致自認為客家文化是從漢文化分化出來的，我們從嘉慶十三年(1808)廣東惠州豐湖書院的客家人徐旭曾弟子，所編名為《和平徐氏族譜·旭曾豐湖雜記》一文中，可以看出客家人所自認客家文化的內容，該篇文章被後人稱為是客家人首次公開發表的「客家人宣言」。其文約一千多字，有幾個重點：

- 1.客家人是宋朝時代，中原衣冠舊族，忠義之後代。
- 2.客家話是中原正音。
- 3.客家文化、風俗習慣也是中原文化之正統。
- 4.客家人勤儉、崇禮讓、重廉恥、吃苦耐勞，鮮有不識字、不知稼穡者。這一點，充分說明了客家人忠實繼承了儒家文化精髓，以「耕讀傳家」方式保持著儒家文化意識。
- 5.客家人愛國、忠勇，全力對抗元朝統治，犧牲不少性命。
- 6.客家婦女是中國婦女的勞動典範，不纏足，耕、種、樵、臼、炊、紡織、縫紉之事，皆能一身兼之。
- 7.客家山歌、傳仔、棚頭、戲曲、音樂、勸世文、等都非常豐富，富文化奧蘊。⁴

從上可知：《和平徐氏族譜·旭曾豐湖雜記》一文，對客家、客家人、客家文化、客家源統、精神、語言、風格、婦女等，都有所描述，為後世客家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文本。

二、臺灣的客家移墾與客家論述

〈一〉臺灣的客家移墾

明末清初時期，客家族群開始向東南海外移民，成為分散至世界各角落之族群，客家文化也因遷徙地之不同，除保留傳統外也有其在地性和特殊性。臺灣自古以來即有許多族群居住，客家人東遷臺灣，始於明鄭時期，清康熙年間逐漸增多，而大盛於雍正、乾隆年間，以嘉應州屬地如鎮平、平遠、興寧、長樂、梅縣等之客家人佔最多數，其次為惠州府屬地如海豐、陸豐、歸善、博羅、長寧、永定、龍川、河源、和平等縣的客家人。再其次為潮州府屬，如：大埔、豐順、饒平、惠來、潮陽、揭陽、海陽、普寧等縣的客家人。而福建汀州府屬，如永定、上杭、長汀、寧化、武平等縣的客家人較少。另有漳州府，包括南靖、平和、詔安等縣，如今分佈在雲林二崙、崙背等地。⁵

由於，清朝將臺灣納入版圖之初，曾頒布三條禁令，限制大陸人民渡臺。其中「**粵地屢為海盜淵藪，以積習未脫，禁其民渡臺**」。這一條禁令，使得客家人到臺灣開拓過程中，比漳洲人和泉州人多了一道枷鎖，也使得客家人渡海來臺時，平地、港口附近地區已被漳、泉等地先來臺之福佬人墾佔，客家移民只好在山區丘陵地墾荒闢地。⁶再加

⁴ 肖平：《客家人》(四川：成都出版社，2002年3月)，頁24~27。

⁵ 羅肇錦：《臺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年11月)，頁1-30。

⁶ 劉還月：《臺灣客家族群史·移墾篇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年11月)，頁8-9。

上客家人具有安土重遷之觀念，遷臺之初，未必有長久定居之打算。如《平臺紀略》言：
廣東潮、惠人民，在臺種地傭工，謂之客子。所居莊曰客莊。人眾不下數十萬無妻孥，時間強悍。然其志在力田謀生，不敢稍萌異念。往年渡禁稍寬，皆于歲終賣穀還粵，置產贍家，春初又復之臺，歲以為常。⁷

從以上引文可知：客家人來臺灣開墾之初，並不是因來臺作客而被稱為「客人」，而是因為其在原鄉本來就是客家人之緣故，保有其獨特的客家話和客家文化。又如《臺陽筆記》之〈粵莊義民記〉云：

臺地素無土著，皆漳、泉、廣三郡之人徙居焉。……地方南北，廣人實居其南，別以主客之名而莊名以立（漳泉人呼粵莊曰客莊）。此疆彼界，判然畛域。⁸

又如《諸羅縣志》云：

各莊佣丁，山客十居七、八，靡有家室；漳、泉人稱之曰客仔。⁹

再如《臺灣縣志》云：

客莊，潮人所居之莊也，北路自諸羅山以上，南路自淡水溪而下，類皆潮人聚集以耕，名曰客人，故莊亦稱客莊。¹⁰

清初對於移民臺灣各地方的人，是以地理區位來區隔，如廣東地區移民或稱「惠、潮、嘉應人」，或通稱為「粵人」，對福建地區的移民或稱為「漳、泉人」，或稱「閩人」。或是對於內地（大陸）移民來臺者，通稱為「唐人」，並對當時往來於臺灣、大陸之間之移動人口稱為「流寓」。

如《諸羅縣志》稱：

諸流寓於臺者，稱唐人，猶稱漢人也，鄭氏竊據，唐人既多，往來相接，長幼尊卑皆呼兄弟，半線以上，稱「付遁」（番語親戚也），稱內地，統名之曰唐山。¹¹

換言之，清朝官方對遷居來臺的大陸移民，通稱為「唐人」。然而，福建地區的漳、泉人與客家人在語言、風俗習慣上有所不同，在遷臺的過程中，彼此有同化之現象，存在著既競爭又聯合之關係。¹²來臺後，漳、泉人仍稱粵人為「客」。如《鳳山縣采訪冊》云：

土客風俗，宜究其異同也，臺灣本無土著，生番即其土著。然自閩之漳、泉，粵之惠、潮、嘉，自內地徙居，歷年已久，悉成土著。而臺地所稱客莊者，乃指粵人所居而言，是閩又以粵為客矣。¹³

又如《內自訟齋文集》：

臺灣一郡、四縣、五廳，…其民閩之泉、漳二郡，粵之近海者往焉。閩人佔居瀕海平廣地，粵居近山，誘得番人地闢之。故粵富而狡，閩強而悍。其村落閩曰閩

⁷ 藍鼎元：《平臺記略》（臺灣文獻叢刊第十四種），頁 63。

⁸ 翟灝：《臺陽筆記》（臺灣文獻叢刊第廿種），頁 3。

⁹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一種），頁 148。

¹⁰ 陳文達：《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〇三種），頁 57。

¹¹ 周鍾瑄：《諸羅縣志》，前揭書，頁 163。

¹² 謝重光：《客家福佬關係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 8 月），頁 250-256。

¹³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七十三種），頁 13。

莊，粵曰粵莊。閩呼粵人爲客。¹⁴

可見當時，臺灣閩客之間，因資源競爭，常分類械鬥，閩人雖對客莊客家人的團結、強悍懷有深刻印象。其實，客家人來臺之初，或許沒有生根定居的打算，只是志在「出外打拼、立田謀生」，年終時可「賣穀換錢」，回原鄉「置產贍家、孝養父母」，以告慰祖公、祖婆。這是受儒家「安土重遷」、「父母在不遠遊」等思想之影響。客家人歷史上之大遷徙，都是受到戰亂的影響，到外地發展，經年累月之後，當然有在地化、落地生根的長久打算。如劉日燕即以其先祖劉廣傳訓十四子詩爲例：

駿馬騎行各出疆	任從隨地立綱常
年深外境猶吾境	日久他鄉即故鄉
早晚莫忘親命活	晨昏須顧祖爐香
蒼天佑我卯釗氏	二七男兒共熾昌 ¹⁵

此詩說明客家人遷居來臺灣各地，應「任從隨地立綱常」，傳承客家文化，謀求客家精神與文化之永續發展。因爲「年深外境猶吾境」、「日久他鄉即故鄉」，這就是落地生根、在地化與本土化之精神。同時亦說明了客家人重視儒家慎終追遠、崇祖報恩的孝道思想。其實，以漢人爲主的臺灣社會，不分閩客，所有的臺灣人，其「精神世界」、人文素養與人倫日用，仍然維繫著儒家之儀禮與風俗。儒家禮俗所構成的「精神世界」，體現於廣大臺灣人民的生活之中。對此，連橫撰有〈典禮志〉與〈風俗志〉二篇，〈典禮志〉之言曰：

「禮，所以輔治也。經國家，序人民，睦親疏，防禍亂，非禮莫行。……臺灣爲海上荒服，我延平郡王闢而治之，文德武功，震鑠區宇，其禮皆先王之禮也。至今二百數十年，而秉彝之性，歷劫不沒，此則禮意之存也。起而興之，是在君子。」¹⁶

連橫在是篇中詳論慶賀、接詔、迎春、厝田、祭社、釋菜、祭蠶、大操、旌表、鄉飲、祀典…等諸禮，是維繫臺灣民俗民德的重要力量，而且有期於君子，起而興之。

再者，連橫在〈風俗志〉中特別重視民間風俗，認爲「風俗之成，或數百年，或數十年，或遠至千年。潛移默化，中於人心，而萃爲群德，故其所以繫於民族者實大。」¹⁷他在該志中亦詳記臺灣人歲時、宮室、衣服、飲食、冠婚、喪際、演劇、歌謠諸俗，並認爲這此都是維繫民德的生活之道。他說：「此則群德之不墜，而有繫於風俗焉，豈小也哉！」¹⁸也就是說，連橫認爲要維繫臺灣社會之發展，各種源自於儒家之禮俗、風俗等，皆饒富象徵或實用之意義，不能忽視。至於崇祀祖先與宗教信仰，連橫亦重視宗教的重要性，特設〈宗教志〉。但在觀念上，他仍以宗教爲禮俗的一部分，而視禮與政，如車之兩輪。他於〈宗教志〉中曰：「宙合之中，列邦紛立。而所以治國定民者，曰政，

¹⁴ 周凱：《內自訟齋文集(臺灣文獻叢刊第八十二種)》，頁 31。

¹⁵ 劉日燕：《土朝園》(苗栗：土朝園子孫印，1986 年 11 月)，頁 3。

¹⁶ 連橫：《臺灣通史·上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2 輯，(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眾文圖書公司影印，1979)，頁 241。

¹⁷ 連橫：《臺灣通史·下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2 輯，(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眾文圖書公司影印，1979)，頁 597。

¹⁸ 連橫：《臺灣通史·下冊》，前揭書，頁 597-598。

曰禮。夫政者，以輔民志也；禮者，以齊民俗者也。如車兩輪，相助為理。」¹⁹其中論及臺灣的神教、道教、佛教、景教、回教等宗教。連橫亦主張宗教寬容，認為宗教崇拜的差異，是因為環境、所業不同，而至所祀亦有異，然而「莫不出於介福禳禍之心，是皆有追遠報本之意，而不敢忘其先德」，為此特別強調，「不必以此祀為是，以彼祀為非」。所以連橫特別指出：「臺灣之人，中國之人也，而又閩粵之族也。閩居近海，粵宅山陬，所處不同，風俗亦異，故閩人之多進取而粵人之重保守。」²⁰可見臺灣漢系之閩、粵移民，其風俗有所不同；粵系之客家人特重保守，在保存儒家祭祀文化上，客家人特重對祖先的祭祀。

因此，四百年來，中國大陸閩、粵等地的客家人，先後遷到臺灣，在臺灣各地定居發展。其移居路線約略可分為北、中、南、東四路，南路在打狗港、下淡水港或東港登陸，然後沿著下淡水溪到屏東竹田、內埔、佳冬、麟洛、萬巒以及高雄高樹、美濃、旗山等寬廣的下淡水溪沖積地；中路從鹿港或濁水溪口附近登陸，墾拓彰化、雲林及南投等地；或從崩山港、大安港登陸、入墾大甲、豐原、東勢、卓蘭等地；或從房裡溪、吞霄溪上岸，墾植房裡、通霄、白沙屯地區；或從中港溪、後龍港登岸，散居苗栗、頭份、公館、大湖、銅鑼、三義等地；或從竹塹港、紅毛港登岸，開發新竹、竹北、湖口、芎林、竹東、北埔等地。北路從淡水、南崁、觀音登岸，移墾桃園；或從基隆登岸，移墾臺北、萬里、雞籠等地。²¹臺灣東部的客家人，移墾時間較晚，從吳沙入墾噶瑪蘭之後，便有客家人在蘇澳設隘守護。²²其後，花蓮、臺東等後山地區，陸續有客家人移墾。

客家人自遷臺之後，歷經不同政權的治理，渡過各種閩客、原客的競爭、合作、衝突、通婚、同化…，至今在全臺各地仍形成含有獨特客家文化的客家庄，在漫長的遷徙生活中，建立了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生活方式，成為目前臺灣僅次於閩南族群的第二大族群。客家人在臺登陸定居後，分佈在臺灣的各個地方，每個地方因地理環境、經濟狀況、族群多寡等諸多因素的混雜，而使客家文化在本土化的歷程中，形成不同的文化風貌。總之，由於客家人來臺之先後不同，在臺灣發展的地點、文化生態、族群環境也不相同，而型塑了全臺各地互有同異的客家文化，及各腔各調的客家話。客家話因腔調不同，主要約有四縣、海陸、饒平、詔安等四種，四縣客家話是臺灣客家話的共通語言，使用的人也最多。²³

臺灣的客家人承繼了漢文化傳統，在臺灣各地不斷的播遷中又融合了不少本土的新文化，以創新為傳承，以發展為保存，在全臺各地型塑了新的客家文化，早已呈現出不同的客家文化風貌。今日若要認識臺灣客家文化，可以從客家語言、傳統聚落建築、傳

¹⁹ 連橫：《臺灣通史·下冊》，前揭書，頁 569。

²⁰ 連橫：《臺灣通史·下冊》，前揭書，頁 597。

²¹ 劉還月編：《臺灣客家族群史—移墾篇》（上），前揭書，頁 36。

²² 姚瑩：《東槎紀略》（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年 8 月），頁 70。

²³ 羅肇錦：〈臺灣客家話的現況與走向〉，收於《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4 年 11 月），頁 1。

統手工藝、傳統信仰、山歌、歌謠、民間習俗、服飾、飲食等方面，認識現今臺灣客家文化的內容。²⁴

臺灣的客家人承繼了漢文化傳統，在臺灣各地不斷的播遷中又融合了不少本土的新文化，以創新為傳承，以發展為保存，在全臺各地型塑了新的客家文化，早已呈現出不同的客家文化風貌。今日若要認識臺灣客家文化，可以從客家語言、傳統聚落建築、傳統手工藝、傳統信仰、山歌、歌謠、民間習俗、服飾、飲食等方面，認識現今臺灣客家文化的內容。

（二）臺灣客家議題的提出

臺灣在清代時發生多次閩客械鬥，日本佔據臺灣後，臺灣住民逐漸從內部族群之間的衝突轉為抵禦外侮，而展開近三十多年的抗日活動；各種臺灣族群先後都有各種可泣的抗日犧牲歷史可書寫，也成為抗日的臺灣文學作品。²⁵臺灣光復後，接收臺灣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開始治理臺灣，因為想扭轉日本化的現象，因而在政策上將臺灣受日本統治而與漢文化疏離的現象設法扭轉，因此以「中國」、「日本」、「本省」、「外省」、「漢人」、「山胞」這樣的名稱稱呼臺灣的族群。過去臺灣歷史上清領臺灣的二百一十二年間，臺灣不同族群間的械鬥或是同族群之間的競爭，主要肇因於生存所需之土地與商業利益之爭奪。日本人據臺後，臺灣總督府積極在臺灣從事「日本化」的政策，「去漢入日」，鼓勵臺灣人改姓日本姓氏、說「日語」，弱化臺灣漢文化民間習俗與宗教。所以，臺灣重回中國統治後，國民政府積極進行回歸「中國化」的工作。

由於國共內戰，中共在 1949 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於民國三十九年（1950）遷臺，並以光復大陸為首要國策，將臺灣建設成反共基地，期待統一中國。在國民黨政權威權統治之下，一方面戮力於臺灣的經濟政治建設；另一方面又戮力於推動臺灣「中華文化」的教化政策，把臺灣視為中華文化之正統繼承者；當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後，國民政府更是以弘揚中華文化為使命，在臺灣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認為馬列共產中國大陸是文化異化者，背離了中國道統。

臺灣客家族群有不同的客家腔調，儘管日本據臺五十年，客家人之語言、文化仍然傳承著，許多客家人對「原鄉漢文化」仍具有根源意識。中華民國政府收回臺灣後，再次將漢人傳統文化源源不斷的輸入臺灣。當大陸中共政權於文革時進行「破四舊」、改用簡體字、採用漢語拼音，進行文化大革命時，國民政府則以維繫傳統中華文化者自居，提倡倫理、道德、敬天法祖等儒家思想觀念，繼續使用正楷漢字，以孔、孟思想做為人生的規範。同時在臺灣繼續發展中國文學，大學紛紛成立中國文學系所，進行中國文學研究。因為臺灣有深厚的漢文化基礎，抗日時早就有以漢文化為底的臺灣文學出現。臺灣政府發展中國文學，臺灣人的臺灣文學是屬於中國文學的支流，臺灣文學並不是在

²⁴ 江明修編：《客家政策白皮書—先期規劃報告》，（台北：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2002年12月），頁38-40。

²⁵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4月），頁5。

意識上與中國文學相頡抗的態度。

此一時期，臺灣許多客家人開始發展漢文學中的客家文學，如民國三十六年（1947）由廣東梅縣來臺的謝樹新，在苗栗創辦《中原》雜誌；民國六十二年（1973）鍾壬壽編輯出版的《六堆客家鄉土誌》²⁶；民國六十四年（1975）邱秀強、邱尚堯編輯出版《梅州文獻》；陳運棟在民國六十七年（1978）出版的《客家人》。這些客家人的作品，內容上主要都是書寫與傳承客家意識，其間有關客家民間文學、客家籍文學家的介紹相當的多；也有不少新的具有客家意識的文學作品創作產生。

民國七十年代，國民黨的威權統治開始鬆動，臺灣人在一連串的黨外運動衝撞之後，臺灣的本土意識提升。台灣的閩南人，開始建構「臺灣人」概念，並撰文討論「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相關議題。按照中華民國政府之詮釋，將臺灣視為中華民國的一個省，臺灣人的祖先都來自大陸，不久的將來將反攻大陸，兩岸都是「中華民族」。可以說，所謂「臺灣人」與「臺灣意識」的建構，是反對大中國意識，想用臺灣主體意識建設臺灣。民國七十七年蔣經國總統去世後，臺灣威權統治時代終結，本土政治勢力與氛圍勃興。此時潛藏的臺灣族群問題與省籍問題開始抬頭，佔臺灣人口多數的「閩南人」移民，即以「福佬話」為母語的福佬族群，漸漸自稱為「臺灣人」，將「閩南語」改稱為「臺灣話」，並簡稱為「臺語」；以「客家人」稱呼同是漢人的客家族群。以至於引發出「原住民與客家人是不是臺灣人？」、「客家話與原住民語是不是臺灣話？」的議題。結果引發了客家人的客家意識，臺灣客家人之客家意識，在客家社會運動召喚之下逐漸興起。臺灣客家語言與文化早在威權統治時代，就面臨了文化式微危機，少數客家大老早就大聲疾呼，呼籲客家人注意到自身客家語言文化的消失現象。當福佬人以臺灣人自居的時候，更促進客家人客家意識的覺醒，客家文化面臨了歷史的新契機。臺灣客家文學與客家學議題逐漸浮出檯面，到達新的發展階段。要探討臺灣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的發展，必先探究臺灣客家文化何以面臨式微的原因。

三、臺灣客家文化式微的原因

臺灣的客家文化，歷經三四百年的積累、創造，又因為歷經不同時期、不同政權的治理，迭遭不同文化的移植與涵化，產生不同的流變。清代客家文化逐漸在臺灣各地生根；日據時代，雖然受到皇民化影響，但是客家文化仍然流傳，未受到外來政權同化。但是在國民政府威權政府統治時期，由於政策的關係，導致臺灣客家話的頻於滅絕及客家文化的式微，客家人成為社會隱形人。若以現象學方法來考察，可以歸納有以下內外因素，導致客家語言、文化斷裂的危機。²⁷

1.就內在因素而言：

²⁶ 鍾壬壽編：《六堆客家鄉土誌》，（高雄：常青出版社，1973年2月）。

²⁷ 劉煥雲：《臺灣客家學初探》，〔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論壇第二期，2003年12月〕，頁125-147。

①客家族群人口相對較少，雖分布在全臺各地，但早有「隱形化」之態勢，逐漸處於文化、社會邊陲地帶。②客家族群既然分散全臺各地，政經地位相對處於弱勢，有的已被閩南人同化(福佬化)，地理區位也阻隔臺灣北、中、南、東四地之客家人連結，不利於客家人之群聚活動與客家文化之交流。③客家人「硬頸」精神逐漸喪失，轉趨隱忍的保守性格；迫於現實生活的無奈，臺灣客家人在外來殖民高壓統治之下，被迫轉換族群性格，遺忘傳統精神。④認同危機發生，客家意識喪失，在社會轉型中，客家語言、客家文化迅速流失，客家認同與客家意識漸趨淪亡。⑤世代交替斷層，六〇年代臺灣經濟準備起飛，傳統農村聚落生活解組，青壯年大量離開家鄉到外地謀生，青少年更進入都市求學或就業，都市文化與工業化之發展，使傳統客家文化轉型，年輕一代喪失學習客家文化之環境，客家語言、客家文化日漸消失，導致客家文化無法世代交替。

2.就外在因素而言：

①強勢文化的同化：客家人來臺之初，相對於福佬人在人口上處於弱勢，不得不學習閩南語以求生存；日據時代，在「皇民化運動」之下，客家人又被迫學習日語，客家語文逐漸疏離。國民政府來臺之後，因二二八事件之發生，白色恐怖流行，在新漢化政策、北京話及中原正統文化之氛圍之下，許多臺灣客家人為求生存，不得不努力學習北京話，並融入強勢之統治文化，以減輕生存壓力。於是，或被其他強勢文化所完全同化，或是隱藏內在之客家身份，而在外觀上「中原化」，客家文化逐漸成為遊魂。②政策的偏差：臺灣在民主化、本土化之前，採用的是威權文化政策，與對岸互爭中原文化的正統，卻導致客家與其它少數族群文化之式微，客家話成為方言，客家文學也黯然不彰，客家語文無法「居廟堂之高」，只能「處江湖之遠」，成為邊陲文化。③大眾傳播媒體的扼殺：臺灣自有廣播電臺之後，客語屬於方言節目，時段受到限制，節目播出亦屬於地方頻率，效果有限；電視開播之後，客語節目時段、時間仍受限制，節目維持亦欠缺經濟誘因，難以持久。④全球化的衝擊之下，日式、美式文化大舉傳入臺灣，在經濟、政治與文化全球化之下，強勢文化大行其道，弱勢文化遂面臨滅絕之地步。

3.就客家語言文字而言：

由於臺灣客家人使用的客家話，有各腔各調，不同的腔調之間，存有其差異，客家人未必會相互學習不同腔調之客語，造成區域間各自依其習慣使用其客語，形成客語次方言圈。更重要的是，客家話雖然屬於漢語系統，但是客家話近代已不是官方使用的語言，長久以來許多客家語言已欠缺相對應的漢字〈客家字〉，造成語言與文字的疏離，不利於客家語言的保存與傳播。同時，官方大力推動北京話為國語，許多年輕客家人在學習國語之後，認為國與比較入流，講方言比較粗俗；而且學習國語後，容易在客家話之發音上，受到國語之影響，逐漸變成國語化的客語，不能操流利與正確的客語。

就客家文化之傳承發展而言，上述之種種因素不僅導致了客家族群的認同危機，也壓縮了客家話和客家文化的發展空間，臺灣的客家文化漸漸走上了存亡絕續的關鍵時刻。八十年代末期，在福佬人臺灣意識的建構下，客家人要求「爭取權益、維護尊嚴」

的客家意識勃興，臺灣的客家人終於意識到客家文化瀕於淪亡的危機，復有感於外在政經社會快速的變化，加速了客家文化邊陲化、泡沫化的可能。「新客家人」的建構與論述，逐漸成為客家人的集體意識。徐正光於 1991 年時即指出，當時客家人和客家社會、文化所面臨的重大危機：第一，客家話大量流失及客家文化即將滅絕的困境；因而要求打破長期一元化的教育文化政策，確立語言和文化資源的公平分配，使臺灣本土各種族群的語言可以成長，文化得以傳承發展。第二，重新建立客觀公正的臺灣歷史的詮釋權，讓客家人的形象，還其歷史面貌，客家的義民精神不是鎮壓革命或依附政權的工具，而是認同本土，保鄉衛民之義行。第三，建立民主公平的政經體制，爭取客家人合理權益。客家人在人口、政治、經濟上均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只有建立民主、經濟上公平分享資源的機制，其權益才能真正獲得保障。第四，重建合理的族群關係，作為現代社會秩序的基礎。臺灣存在的族群衝突問題，導致族群關係的緊張。早期的原漢衝突，造成原住民流離失守，面臨滅絕的困境；福佬人與客家人的閩客衝突亦潛存著不安與敵意心態。應該在一個民主化、本土化的多元社會中，建構族群間的合理權益比例，形成族群自然融合而不是強力同化和壓制。

回顧近三十餘年來，臺灣客家人所意識到客家文化危機問題，到今天已有改善，新的客家人出現了，客家人的客家意識逐漸強化，客家社會已有較清晰的自我意識、客家權利意識和行動意識，新的客家人使臺灣的客家主體意識逐漸確立，客家社團陸續成立，客家文化日益受到重視，其傳承與發展又再度面臨了新的歷史契機。

四、臺灣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的興起

(一)臺灣客家文學與客家學興起的背景

本來豐富的客家文化是構成臺灣文化的重要內涵之一，客家人更是臺灣第二大族群，但早期臺灣只有隱形的客家人，欠缺明顯自覺的客家意識，也只有客家人的文學而無客家文學；只有研究客家的著作而無客家學，更遑論客家文學語客家學之建構。雖然，客家文學是臺灣文學重要的一環，過去有許多客家文學先驅，如吳子光、丘逢甲、吳濁流、鍾理和、林海音、詹冰、陳秀喜、楊子、鍾肇政、龍瑛宗、鄭煥、黃榮洛、杜潘芳格、林鍾隆、江上、陳運棟、李喬、周伯乃、黃娟、劉慕沙、林柏燕、許曹德、邱垂亮、張良澤、林清泉、陌上桑、鍾鐵民、范文芳、馮菊枝、謝霜天、黃文相、曾信雄、余阿勳、曾貴海、徐仁修、彭瑞金、李永平、鍾華、羅肇錦、馮輝岳、陳宇航、小野、雪眸、利玉芳、陌上塵、德亮、鍾延豪、吳錦發、陳寧貴、溫瑞安、夏宇、莊華堂、黃恆秋、劉還月、藍博洲、陳板、黃秋芳、張振岳、張芳慈、丘秀芷……等。²⁸

以上這些客籍文學家之作品，早從日據時期就已在臺灣文學中佔有一席之地，如吳濁流「亞細亞孤兒」，早已被用來形容臺灣的國際處境。然而一般人並不知道有客家文

²⁸ 曾逸昌：《客家概論—蛻變中的客家人》〔苗栗：曾逸昌自印，2004年9月〕，頁269-285。

學，臺灣有「吳濁流藝文館」或「吳濁流路」以紀念客家先賢吳濁流，還有李喬的「寒夜」被拍成客語發音之電視連續劇，在公視播出，也是晚近之事。

其實，臺灣民間的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研究早已展開，亦也有不錯的成果。只是在解嚴以前，所有的客家研究者，都是默默的為客家文學與客家研究耕耘，尚未成為集體的、有意識的研究行動。客家文學作品與客家相關學術研究，也早已有不少著作出版，讓客家人為自身族群文化而盡力。但是有較為明確及普遍的客家意識覺醒與客家文學、客家學概念之提倡，則是客家人倡議「新個客家人」、「還我母語」、「還我客家話」等客家文化復興運動之後，才逐漸蔚成風氣。客家大老陳運棟很早前即指出，大陸羅香林之《客家文化導論》、《客家源流考》這兩本書是劃時代的作品，為此後的客家問題研究者指出了一條正確的道路，臺灣也應該發展客家學。²⁹自政府解除戒嚴之後，臺灣的政府部門與學術機構日益重視客家研究，陸續舉辦客家文學研討會與客家學術研討會，民間也有客家雜誌出版發行，使得臺灣客家文學與客家學之發展，逐漸走上一條族群群體自覺的研究。

(二)臺灣客家文學的興起

1、臺灣客家文學的誕生

民國六十六臺灣興起鄉土文學論戰，是臺灣文學界一次「典範更替」的革命，對中國文學與現代西方文學風潮加以反省。鄉土文學論戰引起廣大迴響，讓臺灣人「本土主義」抬頭，想找回臺灣之自我，凸顯臺灣本土性。³⁰當時，著名的鄉土文學作家如黃春明、王禎和及楊青矗等，他們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主張以臺語方言來寫描寫臺灣社會現實，不能只用國語寫作。這樣的主張，後來演變成具有政治意識的臺灣人出頭天主張。當然，用臺語寫作存在著一些困難，因為許多臺語有音無字的問題；而且起初認同這種看法的人也不多。事實上，廣大的臺灣文壇上，不乏反對鄉土文學的人，認為鄉土文學過於狹隘，它屬於區域性、地方性；況且，臺灣本土意識的弘揚，會影響政治的團結；加上過於口語化的鄉土文學，難與外國文學爭豔。換言之，當時臺灣文壇上，鄉土文學與現代中華文學之間產生了路線之爭論。

葉石濤在其所著〈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一書，引起了分離意識與統一意識的爭辯，或是臺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爭辯。³¹隨後，臺灣的文學流域中，第一次出現了「客家文學」這個名詞，後來有變成臺灣客家文學。第一次提出臺灣客家文學的是，民國七十一年（1982）七月，張良澤在紐約「臺灣客家聯誼會」聚會中，演講「臺灣客家作家印象記」，提及「臺灣客家文學」，當時引起了相當大的討論。當張良澤所指的，應該只是臺灣客家籍的作家，他列舉了如龍瑛宗、吳濁流等四十位作家。此後文壇界與學界對「客家文學」的定義及討論，持續多年，對是否有客家文學？或何謂客家文學？論點非常多

²⁹ 陳運棟：《客家人》（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年6月），頁3-4。

³⁰ 蔡源煌：《當代文化理論與實踐》（臺北：雅典出版社，1996年9月），頁193-195。

³¹ 葉石濤：〈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刊於《臺灣鄉土作家論集》，（臺北：遠景出版社，1979年11月）。

元，沒有共識。³²

許多學者或作家紛紛撰文討論客家文學，例如：羅肇錦的「何謂『客家文學』」、黃恆秋的「臺灣客家文學的省思」、彭瑞金的「灣客家文學的可能性及其以女性為主導的特質」以及「從族群特性看客家文學的發展」、葉石濤的「臺灣的客屬作家」、盧斯飛的「客家文學研究芻議」等文章。這些文章中，對所謂客家文學的內涵多所討論，或各陳己見，或謀求共識。事實上，在臺灣文學或臺語文學興起的氛圍中，是有一部分臺灣閩南籍作家，並不認同臺灣有所謂的客家文學存在。這種看法當然引起許多客家人的反對，認為這是一種福佬沙文主義的膨脹。之後，《客家雜誌》社舉辦了一場有關「客家文學的可能與限制」的座談會，出席的人客家人有鍾肇政、羅肇錦、陳萬益、古國順、范文芳、梁景峰、徐正光、黃子堯、林柏燕、涂春景等人，他們一致反對「臺灣客家人沒有文學的說法」，共對「客家文學」此一名詞的提出有認同感；他們認為臺灣客家人當然有文學，臺灣當然有客家文學。³³

在臺灣本土意識逐漸勃興的時代，自稱為臺灣人的閩南人，相對的被客家人稱為「福佬人」。客家人認為以福佬話（即臺語）建構臺灣文學，客家人並不反對；但是把福佬話狹隘化為「臺語」，又把福佬人獨佔為「臺灣人」是不周圓的。自清代以來就存在的「閩客隔閡」或「閩客矛盾」再次浮現，臺灣的客家人過去面對「外省族群」的「威權」，解嚴後又被福佬人壓抑，不能在「新臺灣人」論述中，再次成為隱形人。因此，客家人不能認同於只以「臺語」建構的才是臺灣文學的說法，他們認為「客家文學」也是臺灣文學的內涵之一，以示對抗所謂「臺語文學才是臺灣文學」這樣的說法。

鄉土文化論戰後，許多閩南人主張以臺灣本土語言創造正統的臺灣文學。民國八十年，第一份臺語的純文學刊物《蕃薯詩刊》在臺南創立，主張：「用臺灣本土語言創造正統的臺灣文學」。³⁴同性質的刊物尚有《茄苳》、《海翁臺語文學》、《菅芒花臺語文學》等。這裡所謂的臺灣本土語言就是指大多數人使用的臺語，當然就忽視或排斥客家文學或客家話文學之存在，遑論臺灣原住民文學了。此一窄化的觀點，到了去年 2006，仍有人主張與強調，認為臺灣文學（Taiwanese Literature）應該是指臺灣人以臺語（Taiwanese）書寫的文學，因為臺語是臺灣最大多數人的母語，用臺語書寫的文學最能彰顯臺灣主體性格；他們把用客語書寫的文學稱為「臺灣客語文學」。他們認為「臺灣文學以臺語文學最能代表，也就是臺語文學代表臺灣文學，這是最符合歷史演進的自然法則。」³⁵

³² 見王幼華：《闡釋、發展與推廣—臺灣的客家文學》，發表於 2006 年 11 月國立聯合大學舉辦、苗栗縣文化局委辦「文化創意產業行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文中王幼華討論了臺灣客家文學的興起緣由。這篇論文也列舉許多有關客家文學的著作或論文，有助於本文資料之蒐集與撰寫，特此申謝。

³³ 見黃恆秋編：《客家臺灣文學論》（苗栗：苗栗文化中心印行，1993 年），頁 8-12。

³⁴ 見方耀乾：〈是意識形態抑是不學無術—臺語文學—臺灣文學史缺席的原因探討〉，蔡金安策劃主編：《臺灣文學正名》，（臺北：金安文教機構，2006 年），頁 119。

³⁵ 方耀乾：〈『臺灣文學』再正名〉，收於蔡金安策劃主編：《臺灣文學正名》（臺北：金安文教機構，2006 年），頁 136。

結果多數客家人反對類似論點，如李喬就指出，客家人若不知覺醒與團結，在新臺灣建構中將被邊緣化，他說：

客家族群不能組織團結起來，沒有力量，只能寄生別人，成了工具。因為不能以主人自居，在統獨焦點上找不到定點……勿論認同福佬人主導的獨派，或外省人領銜的統派，都有身為客卿的危機感。³⁶

李喬的觀點，是有他的政治意識色彩；李喬長期以來關注臺灣民主運動，希望臺灣客家人無論主張統獨，都應在臺灣民主化的過程中作出貢獻。台灣民主化言論自由之後，他甚至主張客家人要在臺灣獨立建國中作出貢獻。另一客家作家鍾肇政，更撰文表達反對所謂「福佬沙文主義」現象，他在文章中強烈凸顯臺灣過去的閩客衝突，說明過去客家人被多數族群福佬人迫害、輕蔑的心理反映。他在民國八十年（1991）出版的〈新个客家人〉的文章一文中，他說：

福佬人自恃佔絕對多數，認定福佬人即臺灣人，福佬話就是臺灣話。對其他的人們……客家人和原住民，以及他們的語言視若無睹，甚至予以蔑視；末了是在別種語族的人們心板中，刻下比福佬人低一級的「劣等感」。³⁷

鍾肇政文中充分明說出，自清代以來臺灣閩、客之間的深層情結。臺灣本土自漢人遷臺以來，客家人總是存有人多勢眾的福佬人，對客家人有不尊重與輕蔑的態度。臺灣解嚴後，所謂臺灣人論述，參雜著「福佬沙文主義」的意識，引起更多的臺灣客家人的悲情與被迫害感覺。不過因為大都數客家人，性格上趨於隱形，因而比較不敢公開反對福佬沙文主義。鍾肇政的說法，恰巧說出許多客家人心中與閩南人交往互動的內心感受。不過，鍾肇政自有其政治主張，他認為敢挺身抗爭國民黨威權統治的臺灣客家人，能夠參與、贊助、推動臺灣的民主運動，才算是「新个客家人」。

然而，不論政治意識與統獨色彩，在李喬與鍾肇政這兩位客家籍大老與文學家的強烈論述之下，「臺灣客家文學」名稱逐漸彰顯，成為此後論述「臺灣文學」時，不可缺乏的題材。但是，如同用臺語寫作的文學才是臺灣文學之論述一樣，「客家文學」是不是一定要用客語寫作？還是只要描寫客家生活環境與客家人週遭的故事，就算是客家文學作品？甚至，客家文學是不是臺灣文學，在文學界語學術界還是存有爭論，一直被人討論著。因此，就會有對「臺灣客家文學」加以定義的需求，也引來對其定義的質疑。

2、對臺灣客家文學的定義與質疑

「客家文學」一詞提出後，何謂客家文學？客學文學的內容與範圍有為何？始終成為專家學者們不斷討論的議題。由於臺灣解嚴後言論逐漸充分自由，許多文學家無論其族群身分為何，都有各自的看法，有交集也有分歧。本文只列舉幾個比較具代表性的看法，加以說明。

例如長期研究客家語言的羅肇錦，在〈何謂「客家文學」〉一文中說：

舉凡創作時用客家思維（包括全用客家話寫作；或部分客家特定特有詞使用客家

³⁶ 李喬：〈客家人的政治立場〉《新个客家人》〔台北：臺原出版社，1991年12月〕，頁31。李喬是客家文學作家，編有臺灣客家文學作品集多本。

³⁷ 鍾肇政：〈新个客家人〉《新个客家人》，前揭書，頁17。

話，其他用國語，都是用客家話思維的創作)，而寫作時情感根源不離客家社會文化，這樣的作品就是『客家文學』。³⁸

又說：

一個客家人，自然表達的語文形式是“國語”，且字裏行間可以看出是以客家話來思考，所寫的又都是與客家事物有關，那麼這類作品也應當歸入“客家文學”。

³⁹

羅肇錦強調客家文學的存在無庸置疑，至於客家文學的內容包括：傳統漢文文學（詩歌、散文、傳仔、民間故事、童謠、諺語、鸞書、古漢文書、傳說、武術、義民信仰……），現代客家文學（口語客家詩、歌、散文、小說、戲劇、說唱藝術）。⁴⁰羅肇錦所謂的「傳統漢文文學」，是指自清代以來以漢字書寫流傳在臺灣客家族群間的山歌、採茶戲文、童謠、諺語、民間故事、等。這些具有獨特客家色彩的書寫，最能代表客家族群的特色。其情感根源不離臺灣客家社會文化，不會因為它的庶民性格、或屬於俚俗文化，而讓部分人認為客家文學難登大雅之堂，它們都具有深厚的客家文學價值。

事實上，羅肇錦對客家文學的看法，可以代表多數客家人的看法，客家文學不一定要用客語寫作，也無法完全用客語寫作，正如同臺語文學一樣，目前也無法完全用臺語寫作。因為客語與臺語都還有「有音無字的問題」。口語要轉換成漢字書寫，還存有一些困難。羅肇錦的看法對客家人而言，肯定了客家文學存在的價值；沒有文學的族群是沒有文化的族群，客家文化源流長遠，有太多值得書寫的題材，過去的成果也不少，怎會沒有客家文學。但是，同為客家籍的文學評論者彭瑞金卻有不同的看法。彭瑞今在〈臺灣客家文學的可能性及其以女性為主導的特質〉一文中說：

雖然，戰前、戰後，客籍新文學作家人才輩出……不特別具備客家意識的文學作走進母語寫作的時代，「客家文學」仍然未必能成為事實。……「客家文學」的驗證端在客家意識的有無，語言實在其次。……質是，臺灣客家文學充其量只是臺灣客屬作家的一種文學表現。⁴¹

從引文中可知：彭瑞金認為不具備客家意識的文學作品，充其量只能稱作「客籍作家文學」，不應冠以「客家文學」之名。臺灣只有「客籍作家文學」，沒有所謂「客家文學」，就算是將來臺灣文學開始以客家語作為創作的工具，還是不能算是「客家文學」。彭瑞今的認知中，所謂「客家文學」必須是創作者具有客家意識的寫作，否則就算用客家話來創作，也不能算是「客家文學」。所以客家文學應該稱作臺灣文學中的客屬作家文學。彭瑞金不認同「客家文學」一詞的出現，認為沒有必要由「臺灣文學」中另立一個「客家文學」系統。他在另一篇〈客家文學的黃昏〉一文中，更加強了此一看法，他強調客家文化已經快消失了，臺灣族群間彼此互相影響，個別族群差異不大，能代表客家社會文化特殊性的，如：山歌、客家話、任勞任怨的客家婦女、打糰粿、跌三鳥、棚頭、傳

³⁸ 見黃恆秋編：《客家臺灣文學論》，前揭書，頁9。

³⁹ 羅肇錦，〈何謂客家文學〉，收於《客家歷史文化縱橫談》，〔廣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頁189。

⁴⁰ 羅肇錦：〈民間文學的選項與客家〉，2001年《客家文化月第一屆臺灣客家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1年12月〕，頁28。

⁴¹ 見黃恆秋編：《客家臺灣文學論》，前揭書，頁87-88。

仔等，幾乎在全球化、現代化之下都將消失殆盡。任何文學沒有現實文化做為支撐，如何能寫出「客家文學」；況且各腔各調的客家話在臺灣都將近式微、凋零，沒有客家語言，又怎能寫出豐富的客家文學？試問：沒有客家生活，哪來客家文化？沒有客家文化，哪來客家文學？

以彭瑞金的觀點來看，就算是客家籍作家所寫的作品，若缺乏客家意識，其文學作品也不能稱為「客家文學」；甚或作者本身就不認同客家意識，更不能稱其作品為「客家文學」。換言之，客籍作家寫的文學作品，不見得就是客家文學。因此，他認為在探討客家文學時，要先分清兩點：第一是客家文化的特質是否存在？第二，作家是否認知上有客家意識？否則怎能稱作客家文學呢？⁴²

不過，彭瑞金所謂的客家意識，是指在寫作中作者是否有意識到或認同到自己的客家身分，所寫出來的內容是否具有客家文化要素。因為他感覺到臺灣客家文化即將消失，客家傳統文化的特殊性將一去不返，因而質疑是否有客家文學。他認為年輕的客家籍下一輩作家，除非能夠返回過去客家社會，去「受、想、行、識」浸漬於客家文化氛圍中，耳濡目染，具有客家意識，才有可能寫出客家文學。但是事實上客家社會正在變遷中，過去以一去不返，因而他悲觀的認定，客家文學已無能。他說：

如果客家文學這首歌還要唱下去，那麼新一代的客家作家，大概就責無旁貸的要回到客族社會裡去，深入地去了解當下客族人的受、想、行、識，才有新的客家文學，否則客家文學只是鍾理和、吳濁流、鍾肇政、李喬，下面呢？如果接不下去，哪來客家文學？⁴³

事實上，何謂客家意識？至今可能仍未有定論。但是早有人以客語來寫作，對客家文學以母語來創作的呼聲仍方興未艾，正如同福佬籍作家要求以福佬話來創作臺灣文學一樣；重點在於為何只把用福佬話所創作的作品獨稱為臺灣文學，客家文學為何不是臺灣文學。

如同前述，用福佬話與用客家話寫作，存有文字使用的困難，因此臺灣文學界就有人有不同看法一樣。例如陳若曦即不認同用方言寫作，她在「臺語寫作要不得」一文中說：

「語言文字是交流溝通的工具，流通性越廣的越方便，華語使用人口超過十二億…，利用華語可以通行無阻，又何樂不為呢？」⁴⁴

陳若曦認為語文只是人與人之間交流溝通的工具，愈是流行的語言，愈是大多數人所使用的語言，愈具有溝通的效果，不必刻意去強調另一種大眾陌生的語文。然而，陳若曦並未探討為何會有臺灣文學議題的產生。台灣產生的鄉土文學論戰，隱含了自二二八事

⁴² 彭瑞金：〈客家文學的黃昏〉《新个客家人》，前揭書，頁192。

⁴³ 彭瑞金：〈客家文學的黃昏〉《新个客家人》，前揭書，頁193。

⁴⁴ 引文見李勤岸：〈臺灣文學的正名—從英語後殖民文學看臺灣文學〉，蔡金安策劃主編：《臺灣文學正名》，前揭書，頁20。

件以來「台灣人的悲情意識」，政治上統獨意識或是臺灣主體意識、臺灣主體性之建立，以及反國民黨外來政權之統治威權、去中國化的深層意識，是蘊藏在其中的。

由於客家文學的存在爭論，起源於福佬人對「臺灣文學」的獨占，認為臺語文學才是臺灣文學；才會有客家文學如何可能的爭論。因此，臺灣客家界紛紛對此一議題加以討論。民國八十年《客家雜誌》舉辦了「客家文學的可能與限制」座談會，希望藉機釐清「客家文學」與「客語文學」的界線與範圍。與會者如范文芳、林郁方、彭欽清等人都贊成用「客家文學」的名稱，不要使用「客語文學」，他們各有自己的看法。

林郁方認為，所謂客家文學，應以反映客家族群的價值、思想與文化為主，至於是否用客家話寫作並不是最重要。彭欽清則從實用主義的觀點指出，純用客家話來創作是很難的。他曾從試用客語寫作，發現許多客家話無法用漢字書寫，不得已「變成普通話和客家話混用才寫得下去。」梁景峰則主張「盡量先用純客家語言來寫作，等作品寫多了，再做檢討，看看會遭遇到什麼困難？」陳萬益提此釐清「客家文學」與「客語文學」的界線與範圍此一問題的動機，因為福佬人所推廣的「臺灣文學」，只窄化為「以閩南語表達為主」的作品。⁴⁵此種觀點，彰顯了長久以來臺灣作家之間的「閩客隔閡」。客家人對以「閩南語」（福佬話）代表臺灣文學而排斥客家文學的觀點，明確的表達了憂慮與反對。

二十世紀末，客家籍作家本身對「客家文學」的定義仍存有分歧。鍾肇政在民國八十三年《客家臺灣文學選》的序文裏，對此提出了較寬鬆包容的看法：

什麼是客家文學？客家文學是什麼？……以現況而言，可能採取一種比較寬容的方式，也許更妥當些、適合些。……『客家文學』，也就是指成於客家作家手筆的文學作品，至於其所驅用的語言，則似不妨採取較寬鬆的態度，不管所用的語言是一般通用的中文乃至成於日據時代的日文作品，均可不論，一如『臺灣文學』一詞，包括日文、中文、臺語文作品那樣。⁴⁶

根據以上的看法，鍾肇政編選了臺灣第一本以「客家臺灣文學選」為名的作品，該書收錄了屬於客語族群的作家們較含有客家風味的文學作品。⁴⁷其名單如下：吳濁流、龍瑛宗、鍾理和、鄭煥、鍾肇政、林鍾隆、江上、李喬、黃娟、林柏燕、陌上桑、張榮彥、鍾鐵民、黃文相、馮菊枝、曾信雄、鍾樺、馮輝岳、江茂丹、雪眸、陌上塵、鍾延豪、吳錦發、莊華堂、劉還月、藍博洲、魏貽君、張振岳、吳錦勳、黃秋芳。不過，這份名單也有非客籍的「福佬妹」黃秋芳。黃秋芳的〈永遠的香格里拉〉文章，涉及客家文化甚多，鍾肇政認為她生活在客家地區，與當地人互動密切，因此加以收入。

值得一提的是，描寫不少客家縣苗栗縣頭份故居風情的林海音，其作品被排斥在

⁴⁵ 見黃恆秋編：《客家臺灣文學論》，前揭書，頁 42-50。

⁴⁶ 鍾肇政：《客家臺灣文學選》〈序〉〔台北：新地出版社 1997 年 8 月，第二刷〕，頁-1-2。

⁴⁷ 鍾肇政：《客家臺灣文學選》〈序〉，前揭書，頁 3。

外，因為鍾肇政認為1940年代後期始移居臺灣的外省客家，雖然其母語是客家話，但這些作家否認同客家、認同臺灣？其作品能否表現出「認同臺灣」的意識形態，是有疑義的。就是有些已經成為福佬客的客家人，如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才子呂赫若，這一類作家的作品，客家意識乃至客家風味都已是不可強求。⁴⁸所以也不能屬於客家文學家。出版多本臺灣客家文學書籍的黃恆秋，在編成《客家臺灣文學論》之後，又編撰完成《臺灣客家文學史論》。他在書中界定了**臺灣客家文學**的定義及範圍。他說：

所謂「客家文學」，顧名思義必需具備「文學的」、「客家的」雙重基礎。…(1)「客家的」就是內含客家意識，描述客家人及其生活、模式。(2)「客家的」就是操作客家語言的美感經驗，修飾為「言文一致」的篇章。⁴⁹

這樣的定義雖然說明了客家文學的基本條件，不過也阻礙了非客家族群參與的機會。黃恆秋後又繼續推演其中的含義說：(1)任何人種或族群，只要擁有「客家觀點」或操作「客家語言」寫作，均能成為客家文學。(2)主題不以客家人生活環境為限，擴充為臺灣的或全中國的或世界性的客家文學，均有其可能性。(3)承認「客語」與「客家意識」乃客家文學的首要成份，因應現實條件的允許，必然以關懷鄉土社會，走向客語創作的客家文學為主流。(4)文學是靈活的，語言與客家意識也將跟隨時代的腳步而變動，所以不管使用何種語文與意識型態，只要具備客家史觀的視角或意象思維，均是客家文學的一環。⁵⁰黃恆秋的說法，採取了最寬鬆的定義，是絕大多數客家人所最能接受的。客家文學包括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劇本、勸世文、棚頭等等都是。

因此，黃恆秋把土生土長的客家作家、福佬客作家及外省客作家的作品都歸入為客家文學。他把客家文學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啓蒙期，又稱為山歌詩啓蒙階段。自古以來山歌都是客家人即興詠唱的作品。第二、茁長期，也就是從山歌詩的型式過渡到「唸歌」的茁長階段，如台灣特有的移民歌詩及抗日詩歌。第三、昌盛期，即本土意識蓬勃發展的年代，現代客家知識份子與文學作家，紛紛展開客語文字化、文學化的努力，為客家文學紮根，正統的客家文學面貌變多采多姿起來。⁵¹

3、大陸的客家文學

有關客家文學的定義，不僅臺灣在議論紛紛，就連中國大陸也將「客家文學」的內涵作從寬或從嚴的界定。1992年，廣西召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與會的學者們專門討論客家文學的建構，還提出編撰客家文學史的構想。福建省閩西連城出版了一份文學刊物，刊名就叫作「客家文學」，由此可見大陸客家對客家文學的關心。⁵²基本上，大陸客家學界認為客家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客家文學是中國文學極富有特色的分支；客學文學是客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許多從事文化研究、歷史研究、民俗研究的人，都極為關注客家文學的發展。盧斯飛在「客家文學研究爭議」乙文中特別強調：

⁴⁸ 鍾肇政：《客家臺灣文學選》〈序〉，前揭書，頁3。

⁴⁹ 黃恆秋編：《客家臺灣文學史論》，（臺北：新地出版社，1998年8月），頁1-20。

⁵⁰ 見王幼華：《闡釋、發展與推廣—臺灣的客家文學》，前揭文，頁5-16。

⁵¹ 黃恆秋：《台灣客家文學史概論》〔台北：愛華出版社，1998年6月〕，頁49-58。

⁵² 羅可群：《廣東客家文學史》〔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頁1。

對客家文學的界定，宜寬不宜嚴，宜粗不宜細。這是因為：劃分的太嚴太細，…也就不可能到豐富的資料海洋中去翻滾梳爬，自然也就難于探索到客家文學的創作特色和客家文學自身發展的規律。⁵³

也就是說，對客家文學定義的從寬認定，從總體上去認識客家文學，不自樹藩籬，劃地為牢，是有利於客家文學的發展與研究的。古清遠則採用從嚴說，他在「“客家文學”界說」一文中，雖然也同意對學的定義可以將標準放寬些，但在實際操作上不妨從嚴些。因為，客家籍作家寫出的作品是否一定是客家文學？這也不一定。因為有更多的客家籍作家不寫客家生活，只是有時候用客家生活素材創作文學作品。如著名大陸象徵派詩人李金發所寫的《棄婦》作品，雖然描寫梅縣一位名為劉義妹的模特兒，但是文章中沒有一絲客家風味。因此客籍作家的作品雖然取材自客家生活，也不一定是客家文學。⁵⁴

羅可群則指出，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客家人作為漢民族的一個民系，它所處的世界—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與別的民系有不同之處，這個客觀的存在，決定了客家人特殊的思想意識，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客家文化，也孕育了公認的客家精神；客家文學便是這有特色的客家人社會生活的反映。界定客家文學，必須先把握客家文學這一特色。換言之，文學的特質是“人學”，客家文學即是有客家人特色的文學，它反映客家人的社會生活，描繪客家人所處的社會環境，表現客家人的思想情感。因此，如果以此衡量文學作品，那麼，客家文學的內涵應該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凡是用客家人的生活語言—客方言為載體的文學作品，如客家謠諺、客家民間故事、客家山歌、客家山歌劇、採茶戲、文人創作中的方言小說、方言詩等等都是客家文學。

第二、客籍作家不論採用何種生活方式，只要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繪了客家人的生活環境，反映了客家人的社會生活，表現了客家人的思想感情，這些作品也理所當然的樹於客家文學。

第三、非客籍作家若能生入客家地區，創作出反映客家人生活的文學作品，如譚元亨的《客家魂》，也應歸入客家文學的範疇。⁵⁵

由以上觀點可以看出，大陸客家文學的內容與定義是非常豐富的，具有其特色。正因為有客家特色，所以，它在中國文學史及客家文化史上，都佔有一席之地。不同於臺灣客家文學的提出，是相應於反對將「臺灣文學」窄化為「臺語文學」的。臺灣客家文學的提出，除了上述反對窄化臺灣文學的定義之外，也含有反對福佬沙文主義的成分；部分主張臺灣客家文學的人，甚至隱含建立臺灣文化主體性之思惟，將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並列。在政治意圖上，也包含了臺灣特殊的「統獨爭論」在內。這是大陸客家學界所沒有的思維方式。

⁵³ 羅可群：《廣東客家文學史》，前揭書，頁4。

⁵⁴ 古清遠：〈“客家文學”界說〉，刊載於《客家研究》集刊，〔1994年，第二期〕，頁56。

⁵⁵ 羅可群：《廣東客家文學史》，前揭書，頁4。

4、臺灣客家文學的發展

自從清代大陸客家人移居臺灣以後，客家移民便將大陸原鄉文化移入臺灣這個新天地，客家人在臺灣居住了二、三百年後，客家文化也與福佬族群、原住民族群與平埔族群互相影響。又因為由於臺灣海島的特殊歷史、地理經驗，產生了不同於原鄉的「臺灣客家文化」，所以臺灣的客家文學材料，如山歌、詩詞、傳仔、民間傳說、諺語、童謠、民間故事等，也就一直在發展。

換言之，雖然晚近才有對客家文學的定義與建構，但民間的臺灣客家文學早就發展中，居於上述定義，對臺灣在地的書寫，都是屬於臺灣客家文學。我們以臺灣客家先賢丘逢甲四十首臺灣竹枝詞、臺中八詠〈瑤峰晴雪、燄山朝霞、度山觀海、大墩眺月、雙溪漁火、梧汊歸帆、鴛湖問荷、龍井品泉〉、瀛壖八詠〈東溟曉日、西嶼落霞、安平晚渡、沙鯤漁火、鹿耳春潮、鷄籠積雪、澄臺觀海、斐亭聽濤〉。這些詩詞都有關臺灣風情景物之描寫，丘逢甲年輕時關心臺灣土地，他自幼即深懷客家文化意識，在赴台南參加科舉考試時，經過許多地區，關心台灣同胞之生活。他所寫的詩文對象，非常廣泛。他曾經描寫梅花、桃花、李花、橘花、水仙花、梨花、山茶花、夾竹桃、含笑花、玫瑰花、菊花、桂花、樹蘭花、夜合花、鷹爪花、仙丹花等十六種台灣的花朵；他也曾描寫台灣西部客家地區常見的五十首昆蟲詩，他稱其為「蟲豸詩」，包括：蠶、蟹、蝶、螳螂、蛻螂、虱、螺贏、蜂、蚊、蚤、蜈蚣、蟬、蜘蛛、叩頭蟲、蠅、蛾、蜚蟲、蠹、蜴、青蚨、蝗、螢、蛇、蟻、醯鷄、科斗、蟋蟀、蛙、螺、蟾蜍、蜻蜓、蚓、蝻、蝦、狷、蜥蜴、茶婆蟲、蜉蝣、絡緯、紅飛鼠、螻蛄、螻蛄、蠅、蚱蜢、蝎、水仙子、蛤蚧、蔗蟲、蝙蝠、應聲蟲。⁵⁶

以上丘逢甲有關臺灣之書寫，當然可以歸入為早期臺灣客家文學作品。丘逢甲可說是臺灣早期客家文學大家，他在二十歲（1886）寫的《臺灣竹枝詞》首四句「**唐山流寓話巢痕，潮惠漳泉齒最繁；二百年來蕃衍後，寄生小草已深根。**」最能看出他的客家文化意識，說明臺灣客家人與福佬人之文化淵源，都是來自於中國大陸。臺灣客家人之來臺數百年，客家人與客家文化最重視文化淵源與傳統。客家人常自詡是具有深厚儒家文化意識的族群，重視倫理道德，**重視家庭榮譽，也重視文化教育。**因為日本佔領臺灣，造成兩岸的分隔，原鄉客家與臺灣客家在許多方面才產生了差異。

所謂的「臺灣客家文學」，長久以來一直活躍在臺灣客家人聚居的地方，從未斷絕過。客家人以口傳的方式，或以漢字夾雜客語的書寫模式，傳承自己族群的意識與文學。如臺灣獨特的「四言雜字」，就是由李開章所編撰而成，成為認識客家字的重要文化教材。⁵⁷客家族群中也有專門以客家話為對象的創作，如戲棚頭、勸世文、唸唱歌、三腳採茶戲等。在客家族群中，這些民間文學最能凝聚共識，表現客家族群特色。

⁵⁶ 黃志平、丘臣波主編：《丘逢甲集》，〔長沙：岳麓書社，2001年12月〕，頁12-66。

⁵⁷ 苗栗客家文化廣播電臺節目主持人吳萬隆老師，即主張「四言雜字」算是客家文學作品，是臺灣獨特的客文化教材，值得客家人驕傲，應該加以流傳與推廣。

如前所述，晚近「臺灣客家文學」的提出，是隨著臺灣本土意識興起而來的，相對於「臺灣人」〈閩南福佬人〉成爲主導臺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力量時，臺灣第二大族群的客家人，必須表現出自己的特色，避免遭到漠視與邊緣化的命運。所以，臺灣客家文學的提出，是有其背景的。

然而「客家文學」的內容、定義、範圍如何，今後客家文學在臺灣文學中的定位爲何？客家文學與客語文學如何區隔？其未來發展又如何？仍然是值得密切注意的課題。鍾肇政認爲不論福佬或客家，只要具有臺灣意識，都是屬於臺灣文學：「臺灣文學無分福佬、客家。」⁵⁸臺灣文學應該「本土化、母語化。」⁵⁹以母語—福佬語或客家語，進行創作，取代「華語」。李喬也主張：「以臺灣各語系母語創作、研究論述，非常需要，應予鼓勵，但不宜排斥其他，或擅作正統、螟蛉的歧視主張。」⁶⁰他認爲臺灣各族群都應該發展自身的母語創作，相關的研究論述更不可少。各族群間不可心存排斥，自認正統而歧視其他族群。

以上兩位客家文學大老的主張，已經暗指出福佬文學陣營的「霸權論述」、「獨占論述」，將臺語文學獨占爲臺灣文學。所以客家人要將臺灣的「客家文學」突顯出來。在客家文學發展史上，李喬更明言客家文學不可閉門造車，客家族群應顧及大環境的現實情況，應顧及強勢族群的力量，一切應該以「臺灣建國」爲最高指標。⁶¹在客家文學創作上，李喬指出應保存古老的母語之外，尚應該吸收現行的臺灣各族語言，有系統地接納外來語，然後寫出含有現代客家語言的客家文學作品。這是未來客家文學工作者要努力的方向，也是臺灣客家文學中長期發展目標。⁶²

解嚴前後介紹或刊載臺灣客家文學作品的雜誌社有：客家風雲雜誌、三臺雜誌、中原週刊等；它們長期以來大量介紹原鄉的客家典故、風土民情，在出版風格上，也逐步走向臺灣客家的本土路線。臺灣從 1970 年代到 1990 年代，二十餘年間，在客家文學的研究、論述與創作上，可謂成品豐富。許多人開始嘗試以客家意識或客家話來創作品，其數量也很可觀。如在新詩方面有杜潘芳格的《朝晴》、《青鳳蘭波》，黃恆秋的《擔竿人生》、《見笑花》，范文芳的《頭前溪个故事》，邱一帆的《田螺》、《有影》、《油桐花下个思念》，另有曾貴海、陳寧貴、葉日松、馮輝岳、利玉芳、張芳慈、李源發、林勤妹等人，都有許多現代作品。這些詩人的作品，比起過去客籍作家如吳濁流的作品，已經具有較明顯的客家意識，也有較多漢字擬音或客家詞彙，深具客家特色。

⁵⁸ 鍾肇政：《客家臺灣文學選》〈序〉，前揭書，頁 3。

⁵⁹ 鍾肇政：《客家臺灣文學選》〈序〉，前揭書，頁 7。

⁶⁰ 李喬：〈寬廣的語言大道—對臺灣語文的思考〉，見黃恆秋編：《客家臺灣文學論》，前揭書，頁 186。

⁶¹ 李喬：〈寬廣的語言大道—對臺灣語文的思考〉，見黃恆秋編：《客家臺灣文學論》，前揭書，頁 186。

⁶² 李喬、許素蘭、劉慧真主編：《客家文學精選集》〈小說卷序〉，（臺北：天下文化出版，2004 年 4 月），頁 5。

吾人認為，現代臺灣客家文學的發展，是具有其功能與需要的，一來客家文學加入臺灣文學陣容，可以使臺灣文學殿堂更為繁富，不會偏狹於只有臺語文學；二來是可以藉新的客家文學作品提升客家族群的地位，增加客家能見度；三則是可以經由客家文學的發展，帶動原住民文學的發展，彰顯臺灣多元族群與文化政策的特色；四來「我手寫我口」，以客家要素、題材、情景及客家意識書寫，可以詮釋與展現台灣客家社會文化豐富的內涵，彰顯台灣客家文化之多樣性。王幼華更期許，客家文學的發展，今後可以在前人的基礎上，讓新一代客家人創造出高境界的文學作品。⁶³

5、政府推動臺灣客家文學

行政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明列「新客家運動：活力客庄，再現客家」的目標，主要的內容包括：「客家語言復甦及傳播」、「客家文化振興」、「客家社團發展與人才培育」、「客家文化加值產業發展」四項。其中「臺灣客家文學數位資料庫建置計畫」為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第一次以「客家文學」為對象所建置的數位資料庫計畫，旨在建立一個「具有客家語言復甦及傳播功能的客家文學網站」。這個計畫分階段，逐步建置臺灣客家籍作家的作品，如吳濁流、龍瑛宗、鍾理和、鍾肇政、李喬、鍾鐵民等六位作家的資料。

此一客家文學資料庫的建置，在「客家文學作品數位化」的基礎上，將網站內容規劃為「作家身影」（含作家導讀、作家生平大事年表、寫作年表、作家影音）、「代表作品」（含著作目錄、代表作品、著作書影）、「作品導讀」（含作品導讀、網路大家談）、「研究文獻」（分為研究文獻及一般文獻之目錄與全文）、「客家語文」（含作品選讀、客語詞彙資料庫）、「相關網站」等六大項，除了「文學作品典藏」的功能之外，以六大項的內容架構初步先達成「客家語言復甦及傳播」的目標，再逐漸落實「客家文化振興」、「客家社團發展與人才培育」、「客家文化加值產業發展」等其他三項目標。教育部亦已經委託客語專家，研擬正確常用客家字，並加以公佈，將有助於民眾學習客家與及用客語寫作。可以說，臺灣官方已經正式承認有臺灣客家文學的存在，屬於廣義的臺灣文學內涵。

吾人認為，客家文學網站的建置，可以從作家文學、民間文學、客語文學三個角度為起點，主要的引導媒介是文學作品。個別作家的文學作品裡各含有多少的客家語言，呈現多少客家族群的文化內涵，因作家的寫作風格不同而有差異。因此要建立一個兼具客家語言復甦及傳播功能的客家文學網站，要建立一個兼顧語言教學與研究功能的網路資源中心，「作家文學」之外，應該同時建立「民間文學」以及「客語文學」網站，才有可能落實以文學為基點所建立的客家語文教學與研究環境，也才有可能透過文學呈現更完整的客家文化風貌。

民間文學蘊含豐富、活潑、生動的語言資料，民間文學所呈現的語言與文化最貼近普羅大眾的生活、思想與情感，民間文學以最生活化的語言紀錄最底層人民生活中的

⁶³ 見王幼華，《闡釋、發展與推廣—臺灣的客家文學》，前揭文，頁12。

悲歡離合、喜怒哀樂，反映了最真實的文化原貌。而民間文學裡的語言又隨著區域的不同、時代的演進，留下不同區域、不同時代語言演變的痕跡。從不同區域的語言特色可以作為地方文化特色的佐證資料，從不同時代的語言演變也可以看到文化演進的方向。作家文學、民間文學與客語文學所蘊含的語言文化資料，三者將是保存與傳承客家語言、客家文學、客家文化的重要內容。客家文學網站之設計，可以保留每一位作家的獨立性，又能兼顧客家文學的整體性。客家文學網站的建置，可以提供文獻保存、推廣教育、語文復甦與傳播等功能。

事實上，由於客家族群在日益全球化的過程中，客家語言與文化特色流失嚴重。提倡客家文學，也可以搶救母語，尋回客家老祖宗留下的豐富、美妙與奇特的客語副詞、形容詞、動詞等，以及背後的文化特色，找回舊日客家語言與文化。過去有許多人擔心的客語式微問題，在今日行政院成立客委會專責推動客家事務與客家文藝復興運動之後，已經逐漸將消失的客家文化，如山歌、客語、大腳女子、糍粑、花布、桐花、戲劇、八音、客家食物、禮俗、諺語、童謠、陶藝等等，都重新展現在臺灣社會中。臺灣文學史上，賴和、吳濁流、鍾理和、鍾肇政、李喬早已成為臺灣文學史著名的客家文學家。今天，已經不斷的有客家文學改編為電視劇，向全世界播放，如李喬長篇小說改編成的《寒夜》，在電視播出，客家電視臺也播出「羅方伯傳奇」等。臺灣客家文學漸漸超越大陸客家文學，朝建立臺灣客家文學特色而邁進。

〈四〉臺灣客家學的建構

客家論述的源起如前所述，相應於臺灣本土運動之風起雲湧，是以本土政黨取代舊有政權，以臺灣文化取代中華文化，進行文化改造。在這樣的過程中，福佬人的獨占論述，認為他們的語言、文化才是臺灣的正統。早就受到客家人挑戰與質疑。鍾孝上即指出，只把福佬話說成臺灣話，把福佬人說成臺灣人，客家人還是客家人，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必須面臨挑戰。⁶⁴這樣的論述自然造成客家族群與原住民族群的疑懼。事實上，臺灣政府自政黨輪替之後，已經改採多元文化政策，認為臺灣所有住民，無論早來後到，大家都是臺灣人。

由於民國八十九年（2000），臺灣發生政黨輪替，民進黨取得政權，許多臺灣客家人對民進黨的支持功不可沒。政府開始在行政院組成客委會，「客家電視臺」成立開播，許多大學成立客家究學院或研究中心，實踐了客家人士多年的願望，使得客家學術研究，蓬勃發展，臺灣客家學漸漸受到重視。

臺灣的客家人基於擔心生存空間及文化空間的被壓縮，產生了「客家文學」的論述，缺少了客家文學，臺灣文學是偏狹的文學。臺灣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客家研究要成為客家學(Hakkaology)，也就是客家學科建立的條件有二：一、學科研究的深度與廣度；二、學科自身理論的建構與發展。客家成為「學」實不成問題，正

⁶⁴ 鍾孝上：〈臺獨後客家將面臨三大問題〉〔客家雜誌，1997年11月〕，頁48。

如漢學研究成爲「學」一樣。陳運棟指出，客家學就是一門運用科學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客家族群的語言、歷史、現狀和未來，並揭示其發生、發展規律的學問。⁶⁵

所謂客家學(Hakkaology)，從一般邏輯的角度來看，客家學應有其定義(definition)、內涵(intension)與外延(extension)。

定義：所謂客家學，就是一門運用一種或數種以上學術或學科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客家語言、客家民系、客家種種文化資產與產業等相關的學問。

內涵：全面而又有系統的研究以上定義內有關客家一切內容之學術，並詮釋其客觀發展規律、歷史經驗法則與未來發展趨勢。

外延：將客家學與其他學科做對比與整合研究，盡量發揮學術研究之強度性、廣度性與豐富性，藉著對比研究經驗，顯示客家研究之複雜性與開創性，導向更深入之客家學發展。

因此，客家學研究方法並不像一般的學科那樣，只從理論建構與經驗檢證的觀點來討論科學，而是把客家學安置在整個臺灣現代文化活動裡面，來予以定位，並以之做爲帶動臺灣現代二十一世紀族群融合、創新臺灣新文化的歷史脈絡。客家研究從詮釋學的觀點來看，必須要綜合與重構現代客家文化的意義。就學術系統而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各有其領域，但其方法在方法論與知識論上，有其差異性與連續性，乃可以相輔相成之科學，適合以多元與科際整合之模式，運用到客家學研究之上。客家學成爲一門有特色的學問，需要有更細緻的分析與建構，從社會科學發展的傳統，以及近年來臺灣客家研究的特質來觀察，客家學作爲一門跟理性社會(rational society)的發展相關的學科，進行其構成要素的思考與解析，將有助於認識客家學的特質。

當前臺灣社會已趨近於多元，臺灣客家學也正處於一種邁向多元分化的局，因爲現代客家社會的問題相當複雜，包含了各種不同的角度，需要各種不同的方法去研究與詮釋。舉例來說，今日臺灣的客家研究，其主要目的是避免客家話的淪亡，讓客家人提升客家意識、去隱形化，敢大聲的說：「我是客家人」。同時有助於客家人政治與經濟地位的改善與提升。而更恢弘的價值是發揚客家文化，讓客家文化傳播到海內外去。而重要的是：沒有客家話就沒有客家人，沒有客家人就沒有客家文化，客家文化將成爲博物館學，供後代人憑弔。因此，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的發展，除了提升客家社會意象之外，最終重要的目標與價值，仍是提供客家話活化的源泉活水。也就是說，客家學研究絕不能缺乏客家語言與文學之研究。

當然，現代客家學與客家文學的建構，是出自有意向、有計畫的行動，也有出自於由不自覺的意識形態所左右的行動。臺灣客家移民已歷經三、四百年，日久他鄉即故鄉，在與其他族群文化之交流、融合與激盪之下，早已產生獨特的臺灣客家文化氛圍，深具

⁶⁵ 陳運棟，〈客家學研究導論〉，收於徐正光編，《徘徊於族群與現實之間》〔臺北：正中書局，1991年12月〕，頁13。

「美麗之島」的臺灣主體意識。因此臺灣客家學有其獨特的意義，若能有計畫的發展，朝建立臺灣客家研究主體性方向發展，應可以超越大陸之客家研究，獨樹一幟，建立特色，使臺灣成爲全球研究客家學術的重鎮。

可以說：二十一世紀是臺灣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發展之新契機，臺灣的施政目標與臺灣人的生存目標，仍然是朝向全球化、民主化及本土化的方向邁進。尤其，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隨著電腦資訊科技的發達，刻正磅礴興起的全球化浪潮，仍將繼續爲臺灣帶來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嚴重衝擊。因此，二十一世紀臺灣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的發展，正可顯示：臺灣社會是一個注重多元文化的社會，亦可以營造出客家族群認同臺灣、愛臺灣，與其他族群和諧相處的文化氛圍，促進臺灣多元族群相互尊重、互相提攜，提昇國人的文化視野，更可使臺灣成爲全球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研究的重鎮，是臺灣邁向全球化的一項利基。

客家學的發展與存有，如同客家文學一樣，是客家社會文化歷史發展的產物，是與客家話、客家人與客家文化息息相關的。客家學的開展與其豐富內容的呈現，則與客家研究主體所使用的方法有關。客家學發展的歷史經驗與其所使用之研究方法，決定了臺灣客家學的存有。

目前爲止，臺灣的客家學研究已有一定的成果，根據「臺灣客家關係書目與摘要—專書、論文、研究報告類」一書所載，我們發現：臺灣客家研究的範疇，包括移墾、產業、政治、社會、語言、民俗、學藝、人物、一般論述等項目；在學藝項目下又分：綜論、文教、建築藝術與特色、古蹟、民俗文物、戲劇、音樂、民俗技藝、美術、工藝、攝影、傳播媒體、文學評論、故事與傳說、藝文活動、其他等子項。⁶⁶

莊英璋指出：客家學的提出在學術上具有多重意義，除了客家學是漢學研究的特殊一環，以族群互動關係研究客家移民社會，不能忽視全球體系下的移民浪潮之外，科際整合或跨學科研究團隊的建立，及整合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甚至採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用在客家學的建構上，都有其急迫性。⁶⁷

吾人認爲，二十一世紀臺灣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發展，可以帶動臺灣現代客家社會的進步，促進客家人文精神與人文關懷，促進客家歷史意識的復興。臺灣政府與民間普遍注重客家文學與客家學之發展，顯示臺灣社會已趨近於多元，邁向成熟的族群社會。現代客家文學與客家學建構，不但是出自有意向、有計畫的行動，也是出於客家意識的發揚。是臺灣客家人基於客家意識，有感於客家文學與客家文化的式微，而起的一種振興客家的研究行動；然而，客家文學與客家學價值理性的恢弘，實有賴於客家人文關懷的

⁶⁶ 陳逸君主編：《臺灣客家關係書目與摘要—專書、論文、研究報告類上冊》，〔臺灣省文獻會，1998年10月〕頁257-288。

⁶⁷ 莊英璋：〈試論客家學的建構：族群互動、認同與文化實作〉收於《客家學術研究特質及整合計畫規劃》工作坊論文集〔中壢：中央大學客家學院，2005年2月〕，頁15。

深化，與客家意識的深化。

五.結論

二十一世紀臺灣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的發展方向，舉其犖犖大者，有如下幾點：⁶⁸

- 第一、客家文學與客家學在當今社會的意義問題：發展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的意義究竟何在？這個問題涉及到的，不僅是客家人如何生存下去的問題，而是如何讓客家文化更有意義地生存與發展的問題。從對客家文學、語言、和文化的意義了解，是客家人對客家自身之認知，客家語言成爲日常生活語言，或是從事客家文藝復興所蘄向之生活世界，是一切現代客家意識與客家意義的原始根源。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的恢弘，可以詮釋客家語言與文化存在的意義。
- 第二、客家文學的提出與客家學的研究，是對客家文化傳統的再詮釋與再創造。西方詮釋學特別重視對於傳統的再肯定和再詮釋，提供了有關詮釋經典、文字、行爲、和世界的方法步驟與基本觀念，對於傳統和現代的銜接有很大的助益。因此，客家文學的興起與創造，以文字來詮釋客家社會文化；使用詮釋學方法研究客家學的意義，是使傳統客家文化能夠與現代社會銜接，創新現代客家文化；也要使現代客家社會能在傳統中找到根源，亦要使客家傳統在現代社會文化中，開顯新的表達方式與建構新的意義。在科技社會、意義的追尋及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發展中，再度詮釋客家傳統。如此，才能使客家文學與客家學成爲一門推動臺灣社會邁向「合理與理想社會」的一門學科；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的建構也必將成爲二十一世紀臺灣社會偉大而又深具意義的「社會與文化工程」。
- 第三、目前已經沒有「臺灣沒有客家文學」的看法，也不必擔心臺灣客家學沒有方法論的問題。自古以來，人類理性的調理與擴充，即有賴於學術；學術是一種有方法、有理想的研究與發展；學術研究同時也是一種淨化興趣的生活方式。任何學科的任務就在於爲學術奠基，爲理性效命，並在充分反省之中結合學術理論與生活實踐，爲人類之文化、學術注入生機，營造更美好的生活方式。臺灣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的發展，將來也必須有客家文化意識與哲學的反思。從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的範疇、定義、內涵、外延來看，廣義的客學定義是大家較能夠接受的。以自然科學、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加以整合運用，都是客家學可使用之研究方法；客家文學得創作與客家學術研究，可以採用漢學研究方法；客家語言與文字之研究，仍然屬於漢語研究之一環。客家文學成爲文學，以及客家學成爲「學科」，成爲「學」或「學術」，絕不成問題。
- 第四、當前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研究，不能忽略客家語言與文字的研究，要建構客家學、研究客家語言，研究者仍須具有客家語言聽說的能力，在進行語音研究

⁶⁸ 張民光、劉煥雲：《臺灣客家語文與客家學發展方向之研究》，〔苗栗：國立聯合大學學報第三卷第一期，2006年6月〕，頁208-213。

時，比較能進入狀況。換言之，客家語言聽說的能力，是客家研究者最好具備之條件之一。更進一步而言，客家語文的使用與否，決定了客家文化的前途，沒有客家語文就沒有客家文化，就沒有客家人；沒有客家人，客家學就失去社會存在實存意義。沒有客家要素與客家意識，客家文學就不能稱為客家文學，語言與文字不僅是一項溝通工具，語言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的承載方式。因此，臺灣的客家文學與客家學之建構，一定要把客家話研究與客家文字的整理，視為最重要的一環。⁶⁹

第五、現代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的發展已成為銜接傳統與現代客家文化之所在，如同近代臺灣的學術研究，除了努力介紹西方的學術之外，大部分人文工作者把精力投擲到在傳統的詮釋上，或是努力於中西文化之融通工作上。例如臺灣新儒家如牟宗三、唐君毅等，特別針對傳統道德哲學予以詮釋，為現代人指出了道德心性的重要，致力於中西哲學之融會貫通。唐君毅用黑格爾哲學來詮釋儒學，牟宗三用康德哲學來詮釋儒學，確實為當代新儒學開顯了一條康莊大道，豐富了臺灣的儒學內容。因此，現代臺灣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的發展，應能帶動客家文藝復興，使臺灣客家挺立於全球。

總之，歷史是發展的、延續的，在延續中同時也是創造的，客家文學的發展是相應於臺灣文學的發展，亦相應於臺灣客家文化之式微；而臺灣客家學的發展，也具有實證的、詮釋的及批判與反思的理趣。兩者相輔相成，有助於臺灣客家文化之振興。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的永續發展，定能有助於二十一世紀臺灣客家學術的提升。今日，臺灣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的發展，仍在動態開顯之中，客家文學與客家文化本來都是客家人歷史上日常生活所積蓄的產物，客家人必須體會客家意識的召喚，勿令客家文化滅絕。臺灣的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研究，雖說目前仍有許多地方需要繼續開拓與耕耘。但是，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這已經是建立臺灣客家學主體性與客家知識平臺之開始。只要動原存在，相信百千年後，臺灣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研究一定會有新風貌，將能進一步創造新的客家文學與客家學風貌，最終浮顯臺灣客家的新歷史形象，促進臺灣客家文藝復興，發揚與創新客家文化。

⁶⁹ 在客語一字多音、特有用語、客話成語等方面，民間客家語文研究者龔萬灶先生，長期從事相關之客話編輯研究工作，已出版有《客話實用手冊》一書，內容豐富。見龔萬灶，《客話實用手冊》〔苗栗：翰文印刷設計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10月〕。

參考書目

一、專書

1. 黃志平、丘臣波主編：《丘逢甲集》，〔長沙：岳麓書社，2001年12月〕。
2. 肖平：《客家人》〔四川：成都，2002〕。
3. 江明修編：《客家政策白皮書—先期規劃報告》，〔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2〕。
4. 李喬、許素蘭、劉慧真主編：《客家文學精選集》，〔臺北：天下文化出版，2004年4月〕。
5. 徐正光編，《徘徊於族群與現實之間》，〔臺北：正中書局，1991〕。
6. 姚瑩：《東槎紀略》，〔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南投1996〕。
7. 周凱：《內自訟齋文集》，〔臺灣文獻叢刊第八十二種〕。
8.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一種〕。
9.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4月〕。
10. 曾逸昌：《客家概論—蛻變中的客家人》，〔苗栗：自印，2004年9月〕。
11. 連橫：《臺灣通史》，上冊「臺灣文獻叢刊」第2輯，〔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眾文圖書公司影印，1979〕。
12. 陳文達：《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〇三種〕。
13. 陳運棟：《客家人》，〔臺北：聯經，1981〕。
14. 葉石濤：〈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臺灣鄉土作家論集》，〔臺北：遠景出版社，1979年〕。
15. 黃恆秋編：《客家臺灣文學概論》，〔台北：愛華出版社，1998年6月〕。
16. 黃恆秋編：《客家臺灣文學史論》，〔臺北：新地出版社，1998年8月〕。
17. 劉佐泉：《客家歷史與傳統文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12月第3次印行〕。
18. 劉還月：《臺灣客家族群史；移墾篇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19. 劉日燕：《士朝園》，〔苗栗：士朝園子孫印，1986年〕。
20. 蔡源煌：《當代文化理論與實踐》，〔臺北：雅典，1996年9月〕。
21. 蔡金安主編：《臺灣文學正名》，〔臺北：金安文教機構，2006年〕。
22. 施正鋒：《臺灣客家族群政治與政策》，〔臺北：翰蘆出版社，2004年3月〕。
23. 陳逸君主編，《臺灣客家族群史料彙編《一》臺灣客家關係書目與摘要—專書、論文、研究報告類》上下冊》，〔臺灣省文獻會，1998年10月〕。
24. 鍾壬壽編：《六堆客家鄉土誌》，〔高雄：常青出版社，1973年〕。
25. 謝重光：《客家福佬關係史略》，〔福建：人民，2002〕。
26. 鍾肇政：《客家臺灣文學選》，〔臺北：新地出版社，1997年8月2刷〕。
27. 羅可群：《廣東客家文學史》，〔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
28.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南天書局臺灣一版，1992年7月〕。
29. 羅肇錦：《臺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30. 藍鼎元：《平臺記略》，〔臺灣文獻叢刊第十四種〕。
31. 翟灝：《臺陽筆記》，〔臺灣文獻叢刊第廿種〕。
32.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七十三種〕。
33. 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學會主編《新个客家人》，〔臺北：臺原出版社，1991年12月〕。
34. 龔萬灶：《客話實用手冊》〔苗栗：翰文印刷設計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10月〕

二、期刊論文

- 1.古遠清：〈“客家文學”界說〉，刊載於《客家研究》集刊，〔1994年，第二期〕。
- 2.王幼華：《闡釋、發展與推廣—臺灣的客家文學》，發表於2006年11月國立聯合大學舉辦、苗栗縣文化局委辦〔文化創意產業行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論文集〕。
- 3.張民光、劉煥雲：《臺灣客家語文與客家學發展方向之研究》，〔苗栗：國立聯合大學學報第三卷第一期，2006年6月〕。
- 4.莊英璋，《試論客家學的建構：族群互動、認同與文化實作》收於〔客家學術研究特質及整合計畫規劃工作坊論文集，2005年2月〕。
- 5.黎仁凱：〈客家人與太平天國〉，《首屆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客家學研究中心編，1991年1月〕。
- 6.鍾孝上：〈臺獨後客家將面臨三大問題〉，〔客家雜誌，1997年11月1日〕。
- 7.劉煥雲：《臺灣客家學初探》，〔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論壇，第二期，2003年12月〕。
- 8.羅肇錦：〈臺灣客家話的現況與走向〉，收於〔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4〕。
- 9.羅肇錦：〈民間文學的選項與客家〉，2001年《客家文化月 第一屆臺灣客家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1年〕。
- 10.盧斯飛：〈客家文學研究爭議〉刊載於《客家歷史文化縱橫談》，〔廣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

A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Hakka Literature and Hakkaology

Huan-Yun Liu Shang- Kwei Huang Min-Guang Zhang

Assistant Researcher, Global Hakka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Lecturer , Language Center,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Director ,Miaoliology Research Center,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aiwan has already gone through nearly over one hundred years. It has begun the research of native culture since it started globalizing in Taiwan. After the debate and the release of native culture, the name of “Taiwan Literature” was proposed during the Seventies. Hereafter, the research of Taiwan literature has been thriving. And there goes in high esteem on the Taiwan local cultures and literature. After the Eighties, there established “ the Department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 the Department of Taiwan Languages” in the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island. However, at the back of Taiwan Literature, there is some Taiwanese political meaning containing in it, which appears conflict consciousness against Chinese Literature to a certain degree. There was no unanimous definition in the intensio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ampaign, only to be narrowly called “Taiwan language literature.” Then the Hakka people in the Taiwan family began to construct “Hakka Literature” in order to express their objection to repelling “Hakka literature” outside the literature of Taiwan. Hakka people made an appeal on the above issue on the street demonstrations in 1988. The Hakka Consciousness was budding and growing vigorously. Hakka Literature and Hakka Studies have been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gradually.

The text aims at probing into the rising study on “Hakka Literature” and “Hakkaology,” which responded to “Taiwan Literature” in the Eighties. It has been due to Hakka Social Movements and Hakka Consciousness growth in the past 30 years in Taiwan. The study of Hakkaolog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both in 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affairs. There establishes Council for Hakka Affairs in Executive Yuan, there offer relevant curriculums in many universities, and there even set up Hakka College, Institutes, or Research Center on Hakka Issues, hoping to cultivate talents in this field. Under the promotion of Hakka literature, articles, topics, and lines on Hakka language hustle and bustle here and there. It gradually becomes an important plate in Taiwan Hakka Literature. Taiwan Hakka Literature not only enriches the variety of Taiwan Literature, the advancement of Hakka Literature, but also

brings forth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Literature.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opportunity, the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Hakka literature and Hakkaology represents that the government pays attentio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plural cultures and ethnicities under the basis of Constitution. By the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getting in touch with the world, Taiwan will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lace in Hakka Study in the world.

What is Hakka Literature? What are the restrictions of researching Hakka language, literature, culture and/or other relevant issues? What is the methodology of Hakka research? What is the location of Hakka Research in the Humanity Society Science? As a chain of Sinology, the presentation of Hakka literature and Hakkaology shows great historic significance. Taiwanese are the passing on of orthodox Sinology persons, keeping the most orthodox Chinese culture. After the Hakka People have settled down on this land, they have made Taiwanese Hakka culture new styles and features. The fruitful achievements of Taiwanese Hakka Literature and Hakkaology reflect on a variety of Academy Researches. among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es around Taiwan island.

Key word: Chinese Literature, Taiwanese Literature, Hakka Consciousness, Hakkas' Literature, Hakkaology